



游 踪

古村古道 老屋老人

□ 何建安

慕名来到永平县博南镇花桥古村，古村静谧地坐落于博南山东面山腰的一片缓坡上。走进村里，一条古道从东至西穿过村子，街巷格局与古道两侧或新或旧的传统民居建筑，在使劲彰显其承载千年岁月的厚重，以及曾经的辉煌。

花桥古村是西南丝绸之路博南古道段永平坝子到杉阳坝子中间必经的一个重要驿站，也是博南古道上的千年古村。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开始为博南县县衙所在地。据晋常璩《华阳国志》载有“博南县西山，高三十里，越之渡澜沧水。汉武帝通博南山道即此”。据史书记载，花桥古村宽长不逾二里，居家仅百余户，宽三米左右的青石古道由东向西把古村一分为二。如今古道两旁还存有“前店后厂”作坊型的铺面，古貌犹存。过去博南古道上往来马帮和商队较多的时候，人们称之为花桥小镇，随着博南古道历史远去才称之为花桥古村。

一阵秋雨过后，古道显得清新寂静。漫步于修葺过的石板路上，仿佛听见昔日马蹄声的回响。古道中段北侧有一栋较为显眼的老房子，由于多年失修相对破旧，大门上鲜艳的对联告示着还有人居住，从门缝往里看，一位老人身影在忙碌着，由于对古道、马帮与老房子过往的好奇，便决定造访这古老的院子。

轻轻推开陈旧的大门，我小心翼翼地

地踏进老屋，时光仿佛在此刻慢了下来。整个房子纵深约有5米，房子里设施都很旧，更多的是堆着些杂物，在挨近大院处有一老灶，看上去还常用，还残留着往昔淡淡的烟火气。穿过老屋进入里面的大院，一位老奶奶在晒着一地的核桃，看到我的到来，老人家似乎一点都不诧异，十分热情地招呼我，忙着给我搬椅子，倒水，拿零食，那份和蔼可亲的瞬间驱散了陌生感，也为这次古村之行奠定了温暖的基调。

老人姓高，虽已90岁高龄，但仍耳聪目明。和蔼可亲的老人一下子让我进入松弛状态，便决定要她聊聊古村的过去和古道上的马帮。与高奶奶聊天，如同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窗，首先聊起她家的老屋子，她告诉我这老房子大约有100多年的历史，反正是她的年纪还要大，但具体大多少显然也说不出来。她说这个房子过去是用来做马店，现在也没有资金重建或大修，但留着也好，可以时常怀念过去。据高奶奶介绍，她的祖父辈从保山搬迁过来，据她当时因看到博南古道上马帮和旅客来往较多，于是就来这里经营马店，彼时的马店是赶马人歇脚的港湾，他们家的马店主要经营马料、马具和马帮用品等。

一谈到马帮，高奶奶略显兴奋，那些与马帮相关的故事，在高奶奶口中缓缓流淌。在她的记忆里，马帮规模不一，多则四五十匹，少则十五六匹，每个

马帮都少不了一位马锅头和一位炊事员。她说赶马人的生活充满艰辛，风餐露宿是常态，有时就睡在马驮子下面，有时依偎在大树旁，还得轮流值守照看马匹。当时多数马帮自带行李与炊具，每到一地歇息都是自己生火做饭，生活很是拮据简单，无论在路上还是在驿站，通常都是一锅饭一锅杂锅菜，杂锅中肉很少，每人最多也就能吃到一两块。高奶奶说着说着似乎回到了历史深处，讲述的时候有些少了条理和逻辑，目光时而深邃，时而茫然，毕竟60、70年前的记忆已不那么清晰，但那分明是她童年里难以忘怀的片段。

据高奶奶说，历史上村里很多居民的祖辈，都是从不同地方沿着博南古道“寻商机而来”，他们在此经营马店、客栈、饭店和杂货铺等，因此村里的姓氏比较多。那时开马店生意很好，上世纪40年代滇缅公路建成通车后，博南古道上的马帮与商队日渐稀少，曾经繁华的马店生意也渐渐冷落下来，村里一部分人也随之另寻他地经商，而她们家却选择留下来从事农业生产，花桥从此就由镇变成了村。高奶奶也从古道驿站的“大家闺秀”，逐渐适应了农耕生活，并在岁月变迁中艰难地抚养子女成长成才，时代的沧桑巨变在老人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

这栋老屋，既是高家命运转折的见证，更是博南古道从繁盛走向沉寂的缩影，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时空纽带，

也成了我探寻古道和马帮的入口。时代的浪潮总在不意间改变着一群人的命运轨迹，一条道路的变迁影响着一群人的生活，高奶奶及其家庭就是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

骡马在过去是作为一种财富的象征，也是云贵高原上重要的交通工具，曾经，无数马帮穿梭在古道之上，为云南历史进步、经济繁荣和各族人民繁衍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必不可少的物质和文化，不知不觉让各族人民在物资互换与文化碰撞中不断加强融合，增进民族情谊。

如今来到花桥村，过去的景象早已换了新颜。承载着云南商贸文化往来、民族融合的古道和马帮淡出了历史舞台，并成为故事。曾经活跃在古道上的马帮，也早已成为一种意象。但漫步古道、参观老屋，与老人对话，犹如是一场与历史对话的深度体验，在老人的讲述中，感受马帮文化的厚重，理解一条古道如何影响一群人生活，思考时代变迁背后的历史逻辑。

古村、古道、老屋、老人，如今已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珍贵纽带。高奶奶作为最后一批生活在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沿线的老人，他们与马帮有过交集，是古道、马帮辉煌历史的活载体，她们口中的马帮形态、赶马人生活、古道的日常，是书本与史料中难以详尽呈现的鲜活细节，也是吸引人们前来探寻的核心魅力。

南涧红土林

□ 李文开 文 / 图



若说南涧的山水是一卷徐徐展开的画卷，那红土林便是画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并非独立的奇景，而是南涧红土林脉络里鲜活的一段，由时光与自然联手雕琢。在无量塔下的公路旁，悄然长成了世人眼中的“诗与远方”。

从南涧县城出发，不过3公里的路程，脚步轻缓些，或是车轮轻轻一转，这片红土世界便映入眼帘。初遇时总忍不住驻足：那些土峰哪里是冰冷的地质造物？分明是大地肆意挥洒的想象——有的如层叠叠翠，层层向上托举着天光；有的似春笋破土，带着勃勃的生命力；偶有几座连在一起，像极了待发的火箭，仿佛下一秒就要冲破云霄；还有的藏着“高山流水”的温婉，裹着“古代城堡”的庄严，甚至能寻觅“人物头像”的眉眼、“飞禽走兽”的灵动，每一眼都是新的惊喜，任你心中的美好都安放在这红土造型里。

手举相机，无论是广角定格整片红土起伏的轮廓，还是特写捕捉土峰表面被风雨打磨的纹理，按下快门的瞬间，便

是一幅无需修饰的佳作。而当你真正走进它的怀抱，才懂得何为“步步皆景”：锥形、柱状的土峰高低错落，没有刻意的排布，却像大自然精心设计的雕塑群，阳光洒下来时，红土泛着暖融融的光，影子在缝隙间游走，连风穿过土林的声音，都是在轻声讲述着千万年的故事。

最是春暖花开时，这里便成了所有人的“治愈角落”。孩子们会追着光影在土峰间穿梭，把笑声留在每一处凹陷的“小洞穴”里；年轻人手牵手漫步，让红土的浪漫为爱情添上一抹独特的底色；就连想寻一份宁静的人，也能找个向阳的土坡坐下，看云卷云舒，任思绪随红土的气息慢慢沉淀。常有游客走到深处，望着眼前壮阔的景象，忽然就没了言语——不是词穷，是心中的震撼，早已胜过了所有形容。

这便是南涧红土林，是自然赠予南涧的礼物，也是每个奔赴而来的人，能安放热爱与心绪的地方。若你也想遇见这份美好，不妨亲自走一走，听红土与风的对话，看阳光与造型的共舞，那些未说出口的心动，自会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大理掌故

南诏为何要立德化碑

□ 母锡鹏

南诏德化碑位于大理市太和村西面的苍山缓坡上，当年的南诏太和城中。此碑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即“天宝战争”后10年，正值南诏势力空前兴盛的时候，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被史学界誉为“云南第一碑”，1961年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诏德化碑高4米、宽2.4米、厚0.6米，是云南最大的1块唐碑，正面碑文40行3800余字，碑阴为官职题名41行1200余字，由于千百年来风雨剥蚀，现存尚存776字。据碑文记载，碑文的作者是王蛮盛。碑文体为骈体散文，内容丰富，文辞典雅，脉络清晰，一气呵成，而且书法挺拔飘逸。

碑文主要颂扬了阁逻凤的功绩，着重叙述了南诏和唐朝、吐蕃之间的关系以及历次战争的起因和经过，表明南诏叛唐并非本意，表达了希望同唐朝和好的愿望。《新唐书·南诏传》记载阁逻凤的话：“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拔吾罪也。”这句话明显地说明了其立碑的目的。

南诏德化碑从最初撰文到竖立，充分体现了阁逻凤的政治远见与领导才能。天宝战争刚一结束，阁逻凤就拟定了有关天宝战争起因、过程的碑文内容，为日后南诏王朝埋下了伏笔。由于当时南诏想趁扩大自己的势力，故对碑文内容秘而不宣。十年后，南诏在不受唐王朝的约束下，以武力据有云南，羽翼渐丰。由于长期征战，人心思和，更重要的是归于中华民族大家庭，自古以来就是云南各族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于是在

南诏都城太和城竖起德化碑。南诏德化碑的刻立，阁逻凤一方面表明了自己“不得已叛唐”的历史原因，向吐蕃表示了不满；另一方面表达了欲同唐朝重修于好的企盼，可谓是一箭双雕。

南诏从反唐到归唐，其间经过了42年。南诏归唐后，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为了长久地维系唐王朝与南诏的关系，巩固边疆，又主动提出废除属国送子弟至京城充当人质的做法。为加强沟通，南诏每年派子弟到成都学习，教以书数、礼乐，如此五十年不断，培养人才上千，对当时的文化和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韦皋还派工匠教南诏制造铠甲利弩，使南诏的铤、刀、剑十分精良，闻名于世。

南诏德化碑是研究南诏历史、云南民族史以及西、西藏地方史的宝贵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此碑曾仆地沉埋了数百年，直到清乾隆时，王昶访得此碑，将其掘出并拓片，收入《金石萃编》中。清代太和县进士董正官有诗写道：“铭心深被誓清波，寂寞荒碑对洱河。立马斜阳听吊鸟，至今嘶嘶骂虐陀。”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李根源将碑竖立并建碑室。1956年，大理县人民委员会将破败不堪的碑室拆除，改建为封闭式木石结构平房。1982年5月，国家文物局批准大理县（今大理市）南诏碑亭及环境建设方案，并拨专款修建。1983年完成围墙工程，1984年新建了仿唐碑亭。

“德”是南诏的立国之本，德化碑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立碑至今已1250多年，时间在变，空间在变，一切都在变，唯有“大气雍和、德化和谐”的精神一直在延续，永远地根植在大理人民的内心深处。

生活笔记

沱茶里的风花雪月

□ 霍永安

我一直生活在大理，发现身边爱喝下关沱茶的人越来越多。到底是它的滋味勾人，还是藏在茶里的大理日子动人，我说不清，但每次端起茶杯，总觉得心里踏实。

于我看来，爱喝下关沱茶的人，未必都懂“茶道”的玄妙，但一提起这茶，眼里总会亮起来。你要是去下关西大街、龙尾关的老巷子转转，总能看见墙根下坐着的老人，面前一只粗瓷大碗，碗里泡着的就是下关沱茶，茶叶沉在碗底，像小小的绿岛。

爱喝下关沱茶的人，也未必都是大富大贵的主儿。其实这茶最贴心的地方，就是不挑人、不挑场景。城里的年轻人，会把沱茶掰碎了放进玻璃壶，泡上后配着乳扇吃，说这是“老味道新喝法”；村里的老人，用土陶罐煮沱茶，煮得茶汤浓醇，就着烤洋芋喝，一口下去浑身暖；就连以前走茶马古道的马帮，驮得最多的也是它——二楞的爷爷曾是马帮脚夫，他说爷爷讲的故事里，沱茶是“路上的干粮”，“茶汤一入口，就想起了下关的风，再远的路，喝口沱茶，就像离家门近了一步”。

要说喝茶的讲究，下关人倒也有，但从不是“将就”的讲究。清晨天刚亮，巷口的饵块摊就支起来了，老板一边揉着饵块，一边用大铝壶煮沱茶，茶汤滚着小泡，香气飘得满街都是。客人要上一碗茶，边吃饵块边喝茶，热乎乎气从喉咙暖到肚子里，一天的精神头就这么提起来

了。到了午后，绿玉公园的茶摊子更热闹，三五个人围着茶桌，泡一壶新压的沱茶，聊的是抖音上刷到的时政新闻和街头巷尾发生的事，茶喝淡了，续上热水，话题还能接着聊。二楞说：“下关人喝茶，喝的不是‘明前’‘古树’的名头，是一口实在滋味。你看这沱茶，刚泡的时候浓，喝到后来淡，可咽下去总有回甘，就像日子，苦甜都有，却总有盼头。”

上个月连续下了几天的雨，我又去了二楞的茶店。他从柜子里翻出一饼十年的老沱茶，茶纸已经泛黄，上面还印着旧时的“下关茶厂”字样。热水注进盖碗，茶叶慢慢舒展，像刚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水草，在水里轻轻晃动。第一口喝着浓，带着点陈茶的醇，第二口就鲜了，咽下去的时候，喉咙里有淡淡的甜；到第三口，竟喝出了兰花香，二楞笑着说：“这是老沱茶吸了茶铺后院兰花的味道，藏了年月的茶，总有些惊喜。”

《大理府志》里写过“下关风焙茶碗，洱海月映茶汤”，这话一点不假——下关的风，吹透了茶饼的每一丝纤维；洱海的水，泡出了茶汤的清透；就连苍山的雪，都成了煮茶的好水。这茶不像那些名贵茶品，需要小心翼翼地伺候，它就像大理人，实在、温和，融入柴米油盐里，却又给日子添了几分滋味。

走在大理的街头，不管是古城的茶铺，还是下关的小巷，总能看见下关沱茶的影子。要是你来了大理，不妨找个老茶铺，喝一喝下关沱茶，尝尝这茶里的风花雪月，尝尝这茶里的大理日子。毕竟，好茶值得慢慢品，好时光也值得慢慢过。

美食地理

四季花饃

□ 王彦

大理人吃花，是四时不断的生计，也是代代相传的聪慧。花开时，人们总想出法子，让那枝头的娇艳，化作碗中的平常。

春天，苍山积雪初融，杜鹃便红了山坡。大理人采那半开的花苞，回家与腊肉、豆米同煮。汤沸时，腊肉的咸香与花的青涩在灶头交织，竟生出一阵鲜活的暖意。食时先饮汤，再嚼花，花的微酸恰解了腊肉的油腻。小儿不晓滋味，只道汤色好看，粉红的花瓣在碗中浮沉，如小鱼嬉戏。

夏日的石榴花最是热烈。妇人们晨起采花，趁露水未干时摘取，花朵犹带凉意。归家洗净，裹以豌豆粉，入油锅急炸。那油须是菜籽新油，火要旺，花一下锅便蜷缩成团，红装变褐衣，酥香扑鼻。撒些许椒盐，配以冰镇酸梅汤，酥脆中透出清凉，最宜消暑。

秋风吹起时，南瓜花开了。大理人采那雄花，雌花要留着结果，或煎蛋，或炒腊肉。花冠肥大，裹了蛋液煎至金黄，

外酥里嫩；与腊肉同炒，花的清甜恰能解肉的厚腻。食客往往分不清吃的是花还是菜，只道鲜美异常，连连下箸。

冬寒料峭，却有芋头花可食。紫红的花苞需小心处理，去其花蕊，免生麻口。大理人烹芋头花，竟与酸辣鱼同法：热油爆香姜、蒜、辣椒，下花苞翻炒，浇以陈年酸木瓜水，添少许高汤慢炖。花苞吸饱酸辣汁水，变得软糯适口。食罢唇齿微麻，浑身俱暖，竟不觉窗外寒风萧瑟。

四季轮回，花开花落，大理人的灶火从不寂寞。他们不谈风雅，不论诗画，只将各色花朵一一收拾，化作日常滋味。

花市上的大妈们最知时节。春日竹筐里堆着杜鹃，夏日换作石榴，秋日满是南瓜花，冬日则是紫红的芋头花。她不吆喝花的名目，只道：“今日的花嫩得很！”买主自会辨认，各取所需。

想来大理人食花，吃的不仅是滋味，更是四时更迭的智慧。他们将花期化作食期，让那转瞬即逝的美丽，在唇齿间留得更久些。花开有时，而人间烟火不息，苍山洱海间，总有一缕花香伴着炊烟，袅袅升起。

随手拍



课间

拍摄时间：9月8日 拍摄地点：宾川县金牛镇一小 作者：张义红